

## 时间三性

■ 周竹生

对人生时间的思考从拿到退休证那一刻开始,但真正对时间的思考一定是从医院重症监护室门口揪心一望,或者是从人生最后一站的告别厅痛心一别才开始的。

光阴匆匆,白驹过隙,白马的身子已经穿过了时间的隧道,留下来的已是时间的马尾巴。

之前忙于工作,忙于事务,年年做规划,排计划,在知无涯生无涯中埋头前进,只有进行时,从来没有想过告退告老,直到人生中那条重要的花甲分界线赫然在目,自己才清醒。剩下的日子就跟挂在墙上的黄历一样,撕一张少一张了。

以为日子都是自己的,那是少年青年和中年,以为日子不是自己的,那是老年晚年暮年,扳着手指数日子,那是人生的末年了。

时间无多,才想起时间,才想起时间的宝贵,才有再给我三十年的祈求,才有向天再借五百年的奢求。

早干嘛了呢? 都以为自己有的是时间,自己是时间的主人,在享受着时间的馈赠,根本就不会把时间当宝贝,稀松平常,以为空气,呼之不竭,吸之不尽,毫无珍惜的习惯;以为与生俱来,从来不愿花片刻时间去想一想,属于我的时间我是如何使用的,我是如何浪费的,过了好久好久的时间,也没有去好好想一想,时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,更没有去触及时间的属性,比如时间的三性。

时间相对性:就是多和少的差别。天底下世道上不公平是绝对的,公平是相对的。财富是这样,时间也是这样。逝者如斯夫,时间像流水一样,有的人的水是滴水,一滴一滴地滴嗒,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没有了。有的人的水是溪水,溪水潺潺,欢快地流淌。有的人的水是河水,九曲弯弯无尽头,一条大河波浪宽。从本质上来看,时间都是老天爷给的,阎王爷手里捧着的那本簿子上,你的大名上,打不打勾,事关你的时间

## 街头牌局

■ 韦浩浩

小城的岁月,向来是不慌不忙的。日头爬得慢,落下也迟,唯有午后的光阴,被街头几处浓荫殷勤地挽留着,成了老人们消磨辰光的好去处。

树影婆娑处,常见三五人围坐,中间一方小桌,或倚着石凳,或干脆以地为席,手中扑克翻飞,无他,皆是“攒蛋”尔。

这玩法据说是从淮安流传开来,先是风靡了江苏,继而南北西东,处处可见其踪迹。攒蛋之妙,在于其融合了多种人们熟悉的纸牌游戏方式:“三带二”“姊妹对”“钢板”“炸弹”“同花顺”……一把牌在手,全凭你调兵遣将。

牌局上的多是附近退休的老者,白发苍苍而精神矍铄;亦有散工零活的人们,趁等活计的间隙,来此寻片刻松弛。

牌桌小,能上场的不过四人,余者便只好作壁上观。有趣的是,这“攒蛋”极讲究搭档之间的默契,是故桌上人总爱寻那固定的“搭子”,若非合意之人,宁可不战,也不肯胡乱凑对。这般挑剔,竟使这市井游戏平添了几分郑重其事的意味。

本地高校有位教授,某日途经,见此游戏情景,不免哂笑:“一桌牌竟有十几个人看,有何趣味? 真是闲工夫多!”我闻此评,未便附和,亦未便反驳,只暗忖:

的长短。打了勾了,你想多一分一秒都没有。没有打勾,时间就是你的,就有很多很多。但是从实质上来看,时间也是自己的,时间像面条,可以抻长。每天放在手里抻一抻,可以抻出老长老长的时间,可以活出两世人生。起早贪黑,夙兴夜寐,时间就被放长放大了。相反浑浑噩噩,无所事事,长命百岁的生命也就被缩短缩小了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延长了生命的时间,就是增值了生命,虽短犹长。我常常看到这样的标题,你的生命究竟可以走多远? 想必就是一世寿命活出两世人生的夸父逐日者,披星戴月者。鲁迅先生说过,“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,只要愿挤,总还是有的。”所以他就“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工作上了”。

时间相异性:就是紧和松的差别。就是慢性子和急性子的差别,就是有时间概念和没时间概念的差别,就是珍惜别人时间和浪费别人时间的差别。同一件事,利索的人三下五除二,就做好了。磨蹭的人翻来覆去,也做不好。急性子的人,时不我待,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,说做就做,只争朝夕,从不过夜。慢性子的人,今日复明日,明日复明日,万事成蹉跎。慢性子又有一种话篓子,打开话匣子,唠叨起来,没完没了,废话连篇,时间就这样被绕没了。哪里的废话最多,其实是两席上,会席和饭席。我就是两席的叛逃者。我吃饭有个要求,丰俭无关,随粥便饭也可以,就是不要让我等,到了就可以吃,吃了就可以走。我的等饭耐心是五分钟,我吃饭时间是十五分钟,我吃完了稍陪的时间是三分钟。超过时限,山珍海味,满汉全席,也觉乏味。很多时候,在冗长的遥遥无期的陪餐中,尤其是喝酒的陪酒陪烟的宴席上,只能暗自叫苦,千方百计,就想逃席。

时间相反性:就是惜和废的差别。青青园中葵,朝露待日

晞。常恐秋节至,焜黄华叶衰。从汉乐府到唐诗宋词,劝君珍惜时间的诗句比比皆是。读书不觉已春深,一寸光阴一寸金。人生百年几今日,今日不为真可惜! 春宵一刻值千金,花有清香月有阴。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一搜索,脑子里可以冒出一连串。人生苦短,余生更短,唯有惜时如命才能珍惜生命延续生命。虚度了生命,就是耗费了生命,虽长犹短。把钱花在刀刃上是金句,其实把时间花在刀刃上而不是刀背上也是金句,也可以产生真金白银的生命价值,只不过很多人都忽视了,没有充分的把“时间就是金钱”变成金钱。珍惜自己的时间,更要珍惜别人的时间,那些空的,虚的,假的,少说点;那些蒙人的,洗脑的,形式的,少整点。鲁迅先生也曾说过,时间就是生命,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,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。

时间三性归结到一性,就是紧迫性,无论年少年长都要意识到,都要把从指缝里悄悄溜过的时间紧紧攥在手心。时刻提醒自己,没有想的事情赶紧想,没有做的事情赶紧做,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。

时间的三性加一性,就是树立时间的紧迫感,闲下来就听到时钟的滴答声,声声催人。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戴一只人生计程表,这只手表在24小时计时功能之外具备终身计时的功能,既有顺计时,也有倒计时,既可计年数,也可计天数,不是戴在手里,而是挂在心里。从来到人世第一声啼哭开始计时,一直到走完人生道路才定格。这一行数字就如同汽车的里程表一样,记录着你的人生行程,最终显示你的享年享月享日。可以换成天数,比如30000天,可以显示年数,比如83年3月3天。年年月月日时时分分秒秒在记录并提醒着你的生命旅程,对于珍惜时间,珍惜生活,利用时间,利用生命,减少浪费,减少虚度,大有裨益。

城府,拿到好牌便喜形于色,得意忘形之下,往往昏招迭出;反之则怏怏不乐,破罐子破摔“照死了打”,却也有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时候。如此这般,无怪乎围观者吵得面红耳赤。

有人输一局耿耿于怀,有人胜一场云淡风轻。但说到底,牌局有牌局的规矩,人生有人生的法则。他人手中的牌,终归是他人之牌,任你如何焦急,如何自以为高明,亦不可越俎代庖。每个人皆需亲自摸牌、理牌、出牌,经历那抉择时的忐忑、失误后的懊悔、险胜时的欢欣。此间酸甜苦辣,非亲身经历不能体会。

暮色渐合时,牌局方散。老人们收起小凳,拍拍衣上的灰尘,三三两两归家去。明日午后,他们仍会心照不宣地聚于街头,继续那方寸之间的博弈。而围观者中,依然会有静默的智者与喧嚷的“高手”,继续演绎着旁观者的故事。

想来人生何尝不是如此? 我们皆在命运的安排下摸取属于自己的牌张,有人得一手好牌,却打得稀烂;有人握满把零碎,竟能整合成胜势。其间关键,不在牌之好坏,而在打牌的人是否用心,是否能在每一次颓势时力挽狂澜,是否能在输赢之外领略过程的趣味。

## 在文字中筑巢

■ 蔡竹良

文字是栖于指尖的精灵,以无声的韵律在素笺上翩跹;亦是叩问心门的钥匙,轻轻一转,便流淌出灵魂深处未曾命名的密语。

无论世事如何变化,我始终心生向阳。太阳如虔诚的殉道者,将万丈光芒敛作温存的拥抱,俯身洒向那些曾低首的花盘——我愿每一片舒展的花瓣,都能接住这熔金般的馈赠,从此只向光而生,不为暗低眉。

我总期盼文字能生出一双羽翼,载着未竟的遥思,飞越尘世的藩篱;让灵魂在墨香氤氲中,吐纳藏于句读间隙的渴望,那些关于美、关于善的赤诚祝福。愿岁月永远浸润在春暖花开之中,让每一寸逝去的流光,都染上诗意的彩韵。

那传说中的金色方舟,或许只肯在梦境之港停泊;遥远的未来,也总如隔雾观花,影影绰绰。可我依然在断简残编间跋涉,在文字的无垠疆域,以心血为泥、魂魄为砖,筑一座属于精神的巢穴。这不仅是一场与虚无的对弈,更是一趟朝向内心的朝圣。

## 关 哥

■ 宋扬

从奉节县“白帝城·夔门”景区出来,我认识了“奉节旅游关哥”。关哥的这个微信名后还有一个括号,备注着六个字——“朱衣舞狮乐队”。

我在景区门口县道上的公交站等去往奉节县城的公交车,关哥的轿车在我面前停下,他偏过头来,问我:“走不走? 和公交车一个价,15块!”他的车上已经有了三个客人,一看便知他是网约车司机。车往县城开,关哥继续与坐副驾驶位置说普通话的外地美女谈论奉节的火锅鱼。之所以说“继续”,是因为我听了一会儿后才明白那个美女咨询他奉节有啥好吃的。“38块钱一位的自助,我们自己都在那里吃!”他们又聊起了晚上的实景演出,与我同坐后排的两个小伙子中的一个说也要返回来看,7:30开演。关哥见我貌似产生了兴趣,问我要不要票。没想到只要50块钱一张,我立即表示同意。几分钟后,车在路旁小镇的一家便利店停下,他进去拿了一张票出来给我。他说,要不你们就在这里随便吃点,看完了再去吃火锅鱼?

我们仨点了烤鱼,吃到一半后,把另一个小伙子送到高铁站的关哥回来了,我们呼他坐下一一起吃。菜,他没动几筷子,刨了一碗米饭。结账时,我们不好意思让他参与AA,算是请他了。饭桌上,四个人相互加了微信,原来关哥的主业是舞狮。关哥说他们镇就叫朱衣镇,有个舞狮队,最远到过广东、福建,附近办酒席的、店铺开业的、举行公司庆典的活儿也接。他如此一说,我立即把他矮小而健壮的身形与他的职业联系起来了——果然像是个练家子。

看完演出,退场时,我问旁边参团游的一大哥买演出票花了多少钱,他回答198块(钱)。看演出是自费项目,不包括在团费里,两相比较,我这自由行的真节省了多少钱。关哥早已在景区停车场等我们,我们上了车,再次朝奉节县城出发。我提起演出票价,关哥说,其实也就只赚了您10块钱,我拿价40。

以文字为杖,探问生命的幽微与壮阔;以意象为镜,映照眼底不灭的星火。每一段沉吟,都是思念在纸面凝结的露华;每一次落笔,都是心潮于寂静中涨落的痕迹。

而文友们馈赠的温言笑语,恰似冬日破窗而入的暖阳,悄然融化心底的积雪。因《新长江文学》,在茫茫人海中得与诸多作家、诗人相遇,犹如夜航中忽见灯塔,刹那间照亮远行的文学之路。缘分之线轻牵,与数十位文学前辈相逢,聆听他们灵魂的簌簌低语,感知这人间的温度,是我平凡生涯中最珍贵的幸运。也正是在这般静静地聆听中,我方顿悟:世间所有动人的相逢,其底色皆是一个“暖”字。

故而,我愿以这尚显稚拙的笔,为舟,为桥,载这一腔温热的情谊,记录浮世的光影斑驳——草木的荣枯,人情的暖凉,岁月的缄默。不为铭刻青史,只为给自己,也为同路人,存一脉清辉,筑一座可供栖居的字句花园。

迢迢岁月,愿在文字的密林中与更多灵魂相认,于共振中共生,直至星霜染鬓,初志不渝。

关哥又试图说服我们去喝酒,吃火锅鱼,我们都表示吃不下了,关哥脸上露出有些遗憾的表情,说他每天晚上都要喝酒,他说他们喝啤酒两件(12瓶)起步。看样子不是吹嘘,惊得美女瞪大了眼。临下车前,我问关哥多少车费,他说:“15块。”最开始说定的15块我们都还没有付给他,这个时间点,公交车早就已收班,且他是专程来接我们的,我原以为他会多收一点。也许加了微信,他已经把我们当作朋友,也许他想还我们请他吃饭的情义。都说重庆男人耿直,此言真不虚啊。

进了酒店房间,我才发现我的手机充电器落在了烤鱼店。拨通关哥的微信电话,麻烦他第二天从那里经过时帮取一下,再用“到付”的方式直接快递到我家(因我第二天一早便要坐船离开奉节),关哥一口应承下来。此事后的第三天,我人还在长江的船上,快递员的收件电话就打来了。关哥的耿直、热情、办事稳妥等给我留下的好印象不觉又深了几分。

关哥的微信朋友圈两三天更新一次。第一条信息是感谢刀郎在重庆演唱会的新歌中唱到了奉节的“乌云顶”,字里行间有满满的家乡自豪感。第二条说:“奉节的脆李熟了”,配图中,夜晚农家小院的敞厅里灯光不很亮,几箩筐李子是照片里绝对的主角儿,照片里还有俩小男孩。那天晚饭闲聊时,我们都惊叹于关哥的家庭——他有一对龙凤胎的儿女正在上大学,还有一对小的双胞胎哥俩还在读小学。第三条是视频,在某农家的院坝里拍的——客厅大门两侧贴着大红的对联,门上两个“囍”字。两头“狮子”在唢呐、锣鼓声中蹦来跳去,想必,其中一头里就有关哥吧。养四个孩子的压力,让关哥既要收农作物,还要跑车,舞狮。炎炎夏季,他披上厚厚的“狮皮”,打起猛狮般的精神,在人间间闪展腾挪,才能养活一大家子。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,关哥乃真汉子也。